

“

冉正万最难得的一点是他相信自己所书写的世界是真实的，然后再通过文学技巧呈现。”2月3日，冉正万新书分享会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。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肖江虹，复旦大学文学博士、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贵州省美学学会副秘书长索良柱，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、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杨波等嘉宾读者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冉正万独特的文学世界。

肖江虹说的“他相信自己所书写的世界是真实的”与“通过文学技巧呈现”，高度概括了冉正万小说的基本形态，就如读书会主题——“现实与寓言”，都凝聚在一个“半”字里。



# 走进冉正万的文学世界

## 新书分享会近日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

### 贵州与世界：冉正万的文学地域与创作野心

莫言的高密东北乡，阿来的嘉绒藏区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……都是文学版图的著名“精神地标”。黔地，也是冉正万苦心耕耘的精神血地。

从《纸房》《天眼》《银鱼来》，再到现在的两部新作《乌人传》《白毫光》，不管是“冉姓坝”，还是“半边坡”，都是地地道道的黔北小乡村，字里行间尽是黔北气息。这几年，冉正万甚至直接用贵阳街巷为题，写了不少备受好评的小说——《鲤鱼巷》《指月街》《图云关》《洪边门》等。

肖江虹说：“冉正万是最具世界野心的贵州作家。”他写的贵州人、贵州事、贵州山、贵州水，都是在尝试着向世界展现贵州文化，传递贵州声音，讲述他真挚热爱的故土。

索良柱谈到，冉正万小说在小切口、小人物、小细节，甚至小地方中，展现“大世界”。《白毫光》的根是在贵州龙泉县楚米镇，哪怕出走千里，魂一定回归这里。杨波认为，《白毫光》是一个精神返乡，以及与命运和解的故事，把母亲灵魂送回贵州老家的路途上，他们在不断解码母亲身世的同时，也在不断获得自我的精神对位与心灵世界的重建。

精神返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。本质上，精神返乡，是另一个层面的自我流放。回归与放逐，冲突与和解，开放与封闭，都是相互交汇的河流，日夜不停地在我们体内流淌。很多时候，总在故乡望他乡，也在他乡思故乡。冉正万努力通过讲述这些贵州人内心世界的奔腾交织，展现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现象——一半是拼命逃离，一半是努力回归。

从这个层面上，冉正万的小说，一半是贵州，一半是世界。贵州是根和魂，是冉正万炙热的精神血地。而世界则是一种哲学上的方法论，是一面观察和解读这片土地的镜子。

### 寓言与现实：出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

“故事不能生造，灵感来自于对生

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体验。”冉正万说，所以他的小说大都是有现实原型的。

索良柱谈到，冉正万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，他非常投入地拥抱生活，去聆听周边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去把身边发生过的一个个动作和细节，留存在心里。肖江虹也谈到，细腻的人物刻画、细致的情节体现都是冉正万的写作优势，这源于冉正万认真求准的写作态度。“文学最大的美德就是准确，冉正万的小说对地域文化的还原，准确而又细腻。”

在正确的、细腻的背后，冉正万的小说又具有一定的传奇，或“魔幻色彩”。不管是此前的《纸房》《银鱼来》，还是现在的《乌人传》《白毫光》，无边无际的荒诞与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，在文字间缓缓流淌，令读者为之着迷。

“小说肯定要真，但真是内在要求，外在表现越有趣越好，读者才喜欢读。”冉正万直言技巧的重要，所以《白毫光》他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，前后弄了很多年才“长大”。

文学一定是讲技巧的。在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洛夫斯基提出的文学“陌生化”理论中，为了创造出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艺术形态，作者往往会通过视角转变、人物变形等手法，来构建不一样的艺术世界。冉正万的寓言式书写，正像那句老话“出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”，一半现实，一半寓言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冉正万还是一名坚定的本土文化自信者，通过世界视野的观照，通过“陌生化”处理，让黔北山野文化散发迷人的独特魅力，摇曳多姿，勃勃生机。

肖江虹对冉正万小说对贵州文化、黔北文化的宣传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新闻只是告诉读者事实本身，而冉正万的小说传递

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贵州，是一个魅力四射的贵州。

### 高产的背后：持续养育题材与作家自我成长

冉正万是贵州最勤奋、最高产的作家之一，孜孜不倦，以字织锦，近几年几乎年年有长篇新作推出，令人敬佩。

肖江虹说：“作为一名青年作家，我比冉老师年轻很多，但写的却比他少得多。每次看到冉老师推出新作，品质都很高，常常受到鞭策，下定决心，也要写一些长篇出来。”

冉正万坦言：“实际上这些小说不是现在才写的，只是现在正巧拿出来了而已。有可能二十多年前，就开始写了。这些小说题材，就像是小孩子一样，我可能养了很多。陆陆续续地长大，然后有一些，就突然跑到了大家的面前。”

冉正万分享了《白毫光》这部小说是如何诞生的。大概是20多年前，就隐隐约约有了要写这个故事的念头。2015年正式动笔，因电脑被偷弄丢了写好的13万字。后来重写到17万字，但自己不满意删到只剩下3万字，接着又重写，一直到2022年。这个题材就养了差不多20年。

索良柱谈到，养题材的过程实际上是作家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。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题材，但不知道从哪儿下笔。在后来长期的不断观察、学习和积累中，个人阅历、技巧等不断提升，突然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。题材的长大，是以作家个人的成长为前提。

所以，冉正万的小说，一半是过去持

之以恒的热爱、付出和积累，一半是现在的笔耕不辍，厚积薄发，精彩呈现。

### 插图与文本：贵州文学艺术需汇聚更多合力

翻开冉正万作品《乌人传》，一共配有六张精美插图。

插图出自贵州青年画家胡世鹏之手。胡世鹏到现场进行了分享。他说他作画时，还没有去冉正万的家乡，凭的是想象和个人理解画。后来到冉正万的家乡去看，发现和自己想的一样。这可能得益于自己对贵州这片土地和文化的了解，也希望未来，能有机会与更多的贵州本土优秀作家合作。

肖江虹从插图与文本的关系，谈到插图的独立生命价值，以及与文本相互辉映可能达到的传播效果，这是相互促进，相互增辉的。贵州文学、文化艺术，需要更多这样的合作。

在整个汉语文学、文化艺术世界中，贵州与其他地区相比，显得较为“低调”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贵州的优秀作品，被再度创作的机会太少。优秀的小说通常都是“半成品”，这些好的故事，精彩的人物，需要不同角度，不同形式地再度创作，来全面释放魅力。比如中国传统四大名著正是通过续写、改写，以及影视等，让其持续释放跨越时空的活力。

“我没想到那么多，当时就是想把这些话写出来，把故事写好。”在嘉宾和读者谈到冉正万小说背后的寓言时，冉正万谦虚地说道。作家的“没想到”，恰恰是文本价值所在。

冉正万，以及像肖江虹等优秀作家作品的“另一半”，还需要汇聚更多再创作合力。这不是作家自己努力笔耕就能做到的事，需要读者支持，需要更多不同行业的跨界助力。这一定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而是成人达己的双向奔赴。

正像《白毫光》，最终照亮我们回归之旅的，一定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、那些摇曳生姿的文字和故事。因为，不管我们走多远，根在这片土地上，魂也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所苦苦追索的问题，答案也只能从这片土地上去寻找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朝选

### 作家名片

冉正万，贵州余庆人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银鱼来》《天眼》《纸房》《白毫光》等九部。出版有小说集《跑着生活》《树洞里国王》《苍老的指甲和肖通的猫》《唤醒》等八部。曾获第二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、第六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、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、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、第七届西部文学奖、第六届林斤澜文学奖。



冉正万(左)为读者签名售书